

2024年12月11日

星期三

责任编辑：郭亮

美术编辑：左骏

校对：贺天鸿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zzrbbsg@163.com

记事本

父母在，不关机

王旭皎

前几日朋友分享给我一则视频，说她看视频的时候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视频里，很多父母由于打不通孩子的电话，开始坐立不安，胡思乱想，生怕他们出了什么意外。其实他们孩子的情况是正在玩乐。有人在蹦迪，有人在露营，有人在钓鱼。他们只不过是把手机调了静音或关机模式而已。

由于这些父母脑补出来的惊悚场景和他们子女们的实际情况之间，存在巨大的反差，表面看着有点夸张，开始我也被逗笑了，但笑着笑着，眼眶就湿润了。有句话说：“儿行千里母担忧。”其实一点也不夸张！有时候我们的一个不经意的关机或静音，几个没接通电话的瞬间，对我们的父母而言，可能天真的会塌下来。爱子心切，父母会自动脑补各种各样的意外发生，他们恨不得有千里眼顺风耳，恨不得踩着一双风火轮不运千里万里来找你。直到看到你平安健康，他们悬着的一颗心才可以落地。

人到中年后，我特别能够理解和感同身受父母的那份牵挂。身为母亲，有时我的孩子外出时，我若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，也会火急火燎，东想西想。直到联系上他，才能安心。

而为子女的我们，在打不通老家父母的电话时，又何尝不是这般焦急、敏感呢？我们同样变得担惊受怕，胡思乱想，直到听到父母安好的消息，才能放下心来。

我想这是人类千万年来刻在基因里的牵挂，是与生俱来的血脉相连之情，是因为爱，因为足够在意和关注，我们才会如此魂牵梦绕。

记得有一个下雨的冬日午后，我在书桌上埋头写稿，嫌手机骚扰电话太多影响思绪，就顺手关机了。不曾想那天下午母亲不小心摔了一跤，磕伤了肋骨，她给我打了三个电话，我都没有听到。她又打我先生电话，偏巧他也在开会，没能及时接听。

那时母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心神不宁地度过了一下午，傍晚时分，雨越下越大，她顾不得自己身上的疼痛，对我各种担忧。

她又打来了电话，我终于开机接通，听到我熟悉的声音后，她几乎是带着呜咽的声音说：“你终于接电话了，你没事吧，噢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，妈会担心的，晚上雨大，你可别再出去了啊。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。”

母亲是第二天才告诉我她摔跤的事情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跟自己说，父母在，再也不关机了。

我懂得那种挚爱的人联系不上时，内心是何等牵肠挂肚和担惊受怕。

如今父母年岁渐长，身体功能日渐衰弱，各种毛病接踵而来，我更愿意不敢关机了，晚上也不调静音，只把手机放得远一点，放在能保证听得见的地方。

我让自己保持了随时在他们线的状态，尽量不错过父母的电话，让他们放心我们的生活，也让我可以随时关注到父母的身体状态。

刘正平

有一百多年了。另一座是紫云峰下的藻田桥，始建何年不详，当地《麓塘吴刘氏族谱》记载：“藻田桥，民国十五年（1926）冲圮、重修。”现仍保存完好，为村人过往的便桥。

就这么两座很不起眼的小桥，要写成洋洋洒洒的文字，谈何容易？马上走访村中耆老，查阅有关古籍，将草田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，查了个十之七八。

草田，古名麓塘，以紫云山间的麓塘得名。清代至民国叫藻田，民国时期设藻田乡，辖管藻田及山下的银坑、慈峰山大片地域。1947年，因太偏远，乡政府驻地迁至银坑，更名银坑乡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仍沿旧制，称藻田乡。1958年，称卫星人民公社藻田大队。时有一千部在藻田蹲点，嫌“藻”字笔画太繁，写起来费事，便在公文报表中写成“早田”。马上被人质疑，他即在“早”字上面加个“艹”头，改为“草田”。后来图省事，大家都写成“草田”。久而久之，“藻田”便演变成了“草田”。但至今当地续编氏族谱，和一些传统的民俗活动，仍写为“藻田”。

原有一条古道从攸城迤邐而来，至大坪村，右拐，爬一道半里长的高坡，登上龙虎口，穿越草田，翻过紫云峰，经高楼、鸢山，便可抵达江西莲花县。

龙虎口到高楼八公里的古道，全用圆溜溜的鹅卵石镶嵌。乍看起来，路面上似布满挤挤挨

挨的小馒头。现光宽阔的公路旁，仍能断断续续见到鹅卵石古道的遗迹。据统计，残存这样的路面有四千多平方米，极具文物价值。

龙虎口，陡峭的山崖相夹，仅有几丈之宽，似瓶颈，也似龙喉虎口。居高临下，地势险要，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，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。

从龙虎口沿着湍急的溪流上行，小山冲渐渐开阔，紫云峰像一头巨大的怪兽，屹立在云雾中。

紫云峰，县内名山，处攸州国家森林公园地域内，海拔1045米。古木森森，风景优美，是观赏日出的最佳地点，常有驴友结伴登山探奇。峰顶设有电视转播塔，是攸县发射传输广播电视信号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紫云峰间有一深潭，古称麓塘，今人称之为龙潭，水面四亩许，长年流水汩汩，是攸河五大支流之一的盘陵江的发源地。当地92岁老人吴刘惠讲述：龙潭无底。曾有人用十根长长的竹竿绑扎衔接，一端驮着大秤砣，插入潭中测试，仍未及潭底。潭水终年清澈如镜，但在春夏之交都有两次黄水翻腾，浪花四溅，如一锅沸水。民间传说龙在洗澡，人们觉察这是暴雨来临的先兆。

小坝子最繁华处是紧靠紫云峰下的草田大屋，民居鳞次栉比，错落有致，聚居着老屋、上新、下新等几个村民组，共800余人。村民中十之八九为麓塘吴刘氏族人。《麓塘吴刘氏族谱》载：“明洪武十五年（1382），我祖启泰偕子孙十一人，由永新烟迁麓塘立籍开派。”经六百多年的繁衍生息，成为一方旺族。曾经的吴刘氏祠，占地六亩余，九栋十八个天井，檐廊相连，曲径幽深，如入迷宫，遐迩闻名，俗称藻田大屋。民国时期的藻田乡公所、

团防队，大革命时期的藻田农民协会，新中国成立后的藻田乡政府、草田大队部驻地，均设在藻田大屋。

藻田大屋于1958年被拆毁。宗祠正门的牌坊和十几米长的檐廊仍残存，见证着历史的沧桑。

这是一块红色的土地。大革命时期，1926年10月成立的藻田农民协会，是攸县最早的农民协会之一。农协成立伊始，执行委员罗震，带领一千多名协会会员，直捣当时的地方武装——藻田团防队，收缴21支步枪，后被湘东保安司令部抓捕，杀害于醴陵深江桥上。罗震之死，激起了众怒，全县2000多名农协会会员，手持鸟铳、梭镖、大刀，浩浩荡荡讨伐罗定，将农民运动推向高潮。

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，藻田和老苏区的高楼、鸢山之间，只隔着紫云峰一道屏障。为围困红军，国民党在龙虎口、紫云峰等多地设立哨卡。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，藻田仍有一条通往老苏区的秘密通道。山下的地下党人攀援山崖，绕过龙虎口，将红军急需的食盐、布匹、药物等生活急需物资，送到紫云峰下的转运点，再由熟悉敌情和路径的草田人攀山崖，钻洞穿，抄小路绕过敌人的岗哨，送达高楼、鸢山等老苏区。老农协会会员吴刘奇三（1894—1929），在给红军挑送货物时，被敌人乱枪打死。

草田自然条件恶劣，从龙虎口至紫云峰下，皆层层叠叠的梯田。非涝即旱，几天不下雨，田就被晒得发白、开裂，禾苗枯黄。一场暴雨，泥沙滚滚而下，大部禾苗即被淹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草田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拧成一股绳，绑足一股劲，改造这里的山水水，建设美好家园。

1972年，草田人结集一千多劳动力，手挖肩挑，在龙潭下面的冲口筑坝，修建草田水库。坝高18米，蓄水面积4000平方米，蓄水量130万立方米，除满足草田地域的农田灌溉外，还可供下游的酒埠江、钟佳

县政协《攸县古桥》一书组稿工作接近尾声，叫我去草田调查古桥，写成文稿。我听而生畏，哎呀，那个山呀……

那地方，我去过一次。1958年，我出嫁出嫁去草田。那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代，人们都太忙，把我凑进送亲的队伍。从外婆家去那里四十多里山路，全靠两条腿。清晨启程，爬过一山又一山，午后才到达那山脊见。

没几年，女婿病故，未留下一男半女，以后就断了这门亲戚。一晃六十八年过去了，当年那个稚嫩的孩童，已是年将八旬的老人了。还好，身子骨硬朗，且得到了酒埠江镇领导的支持和帮助，立即派车送我前往。一切都变了，换了人间，小车风驰电掣在宽阔的水泥公路上，才四十多分钟的车程，就到了草田。

这是罗霄山脉深处一个山寨，在攸县酒埠江镇东南角的紫云峰中。紫云峰的三道山梁，像两条巨臂，紧紧地箍着这个小坝子，仅在下端有个几丈宽的小路子，叫龙虎口。

很顺利地找到了两座古桥。一座挨着龙虎口的水口山，早已被废弃，没在荆棘和藤蔓中，单拱，青石拱造，长5.8米、宽1.9米，下半部被淤泥掩埋，能看到的桥体只有约1.2米高。拱顶刻着“总嘉桥”三个大字，旁有一行小字：“民国丙辰年（1912）秋立”，至今已



云雾苍茫的紫云峰，峰顶为电视转播塔

真情

一只小钵

谭咏剑

节假日回乡下老家，成了多年的一种习惯。每次小住，短则一两天，长则四五天，自在得很。

那天在老家的屋子里找东西，无意间翻出一只陶钵。一看就是老物件，透出岁月的风尘。白色，小巧，比普通饭碗略大略深一些。表面那层陶釉还在，泛着素净的光。我一下子就被这只小钵吸引住了。

小时候，我家是不用这种小钵子的，我断定，其背后定有来历。

只有询问母亲。母亲说，这是来自我外公家的钵子。在我两三岁时，有一次，外公家买了猪肉，一家人煮肉吃，外公惦记着我，特意匀出一钵子肉，让舅舅走了三四里路送到我家，只为让我这个小外孙一饱口福。

那时候穷，除了过年，一年到头难得吃一次肉。吃得最多的就是土里长的蔬菜，夏吃辣椒、茄子，冬吃青菜、萝卜。有时候，连蔬菜都吃不上。因为我家是“半边户”，父亲在外，母亲一个人在家务农，每天清早忙到黑，根本没时间炒菜。我后来长大一点了，经常自己用开水调辣椒粉，再加一点盐和油，就这样拌饭吃。想吃鸡蛋，一般要等到过生日的那一天。至今记得，有一次母亲给我煎了一个荷包蛋，我竟舍不得全吃完，留一半下餐吃。

试想一下，在那样一个缺少穿穿困难的年月，一钵子肉该有多么香浓啊！

母亲还讲了一个细节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喜欢流鼻涕。每次去外公家，一进

家门，外公看见流着鼻涕的我，就用嘴帮我吸鼻涕，再吐掉。为什么不用手捏？他是生怕捏疼了我的小鼻子。现在每每想到此事，我的鼻子还不由自主地酸涩。

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第一任支部书记，一当就是十几年，也是在任时间最长的书记，在村里威信很高。在我记事时，外公已退下来了，身体也差了。印象中，外公个高，清瘦，戴一顶灰色帽子，爱抽水烟，老是不停地咳嗽。至今还记得那把铜制的水烟枪，我小时候经常拿在手上手玩，现在不知道落到哪里去了。外公家有一个前坪，经常看见一群村民将外公围在中间，听他说话。至于说的什么内容，我一点也不记得了。

我九岁那年，外公病逝，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外公的葬礼非常热闹，村里许多人自发前来帮忙，感觉屋里屋外尽是一堆堆的人，追悼会似乎开了一个通宵。第二天外公上山后，大人们在忙着下葬、填土。我却不在不远处的一棵松树下睡着了。这是多么没心没肺的人啊。

自那以后的四十多年，一到过年或清明，我总要去外公的坟头，烧纸，焚香，作揖，出一会儿神。

在我心里，外公就像是一盏温暖的灯，一直亮着。

每次回乡，我总把钵子找出来，端在手里，凝视良久，仿佛一股肉香缭绕不去。

总感觉那份爱还在，分明就在钵子里满满地盛着。

旧事

中专时光的冷水浴

朱小毛

读中专的三年时光，可是少年不识冷滋味。

那会儿，衣着单薄、简陋，即便数九的冬天，下身除短裤外，也只穿两条裤子。内里是当时时兴的，竖着两条白杠的蓝或者绿的运动裤打底，谓之“衬裤”，外面再罩一件稀松平常的裤子，就足以打发整个漫长、寒冷的冬天，把严寒拒之体外。

彼时，女生在生活上讲究些，比起男生，活得自然要矜持、精致一些。冬天，每天喝的是热水，每天泡的是热水脚，每次沐浴也是热水澡。因而，每天打热水，是她们的必修课。

从学生宿舍到锅炉房，有一段较长的上坡。提着空瓶子去，灌满瓶子来，女生们每天踮着小脚，早晚奔波，乐此不疲。而对男生而言，这上坡不啻是一道山梁、陡坡，横亘在男生面前，难以也懒得逾越。

起初，刚入校时，大部分男生也是中规中矩，拎着热水瓶，一路小跑，冲向开水房。后来，有热水瓶摔坏的，不知是家庭经济原因，还是个人自身因素，反正从此不再添置了。故而，蹭别人开水喝的人，大有人在，且队伍不断扩张，呈僧多粥少之势。久而久之，男生的热水瓶是有减无增。摆在寝室的，即便有，也不过是徒有其表，光有外壳，而无内胆，根本不能使用。这正应验了“一个和尚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”的理论。

往后，男生们都不打热水，也不喝开水，渴了，就灌几口冷水；洗脸洗脚，用的是冷水，就连冬天洗澡，也是冷水。

洗冷水澡，通常都在周末。唯有这时，洗完澡后，才有大把的时间，处理堆成小山的脏物，这是学生时代养成的积习，在大部分男生中盛行的法则。

冷水浴，不外乎这样几步曲：

第一步，脱去外衣，只剩一条裤衩。气温的反差，刺激得皮肤，浑身凸起鸡皮疙瘩，经不起事的，牙齿还不住地打着寒战。慌里慌张，趿着拖鞋，踉踉跄跄，趑趑趑趑，一搵三晃地，一路奔到宿舍楼前的左侧一排水龙头前。急不可耐，用大铁桶，盛满一桶水。此时，真是我恨龙头吐口水，龙头恨我性子急。

试探性地用手把冷水撩起，拍在胸脯上，打得“啪啪”响，像是信誓旦旦，作个什么保证似的；尔后，拍在四肢上。那些都是预备动作，仿佛曲子的前奏，一定要

有，不然直奔主题显得太突兀，让人适应不了。嘴上不时倒吸着冷气，“啾啾”地叫着，小公鸡打啼一般。

第二步，稍稍适应之后，狂乱的心跳逐渐镇定，气吞丹田，站好桩势，双手托起装水的铁桶，高举头顶，从上往下一倒，整个一桶水从天而降，顺流而下，淋遍全身。

此时，情不自禁发出“哦哦哦”的吼叫，声音更大。雄性荷尔蒙被彻底激发出来，以此抵御严寒的考验。恍如蹦极跳下去的那一刻，惊悚刺激。

全身立马通红通红，再再的，一股白雾蒸腾着。不亚于一块烧红的铁块，伸入水中，“滋”的一声，淬火一样。

第三步，洗发水、香肥皂粉登场，次第献身。从头到颈，前胸后背，裤衩前后，腋下双腿，连脚趾都不放过，全部涂上。泡沫泛溢，想把几天来身上累积的污垢，必须全部干净彻底歼灭之。

第四步，又盛满一桶水，第二次迎头倒下，把泡沫冲洗干净。男生再次“噢噢噢”地嚎叫，就像在牢狱里，再次经历了一次酷刑。随后，舒缓吹出口哨，渐渐情绪激昂，调子上扬，分明带有胜利的喜悦，征服的快感。寒意顿消，全身一种热量自内而外溢出。胶着、凝固的细胞，被唤醒被鼓舞，活性因子一样蹦跳出来。全身似乎卸下了千斤重担，不再沉重滞涩。

换上干净衣服，又是精神抖擞、容光焕发的愣头青一个，丝毫裹不住青涩的蓬勃朝气。

冬天的周末，经常会看到水龙头前，一排男生袒胸裸背，四肢光溜，不管不顾，冷水沐浴的情景。成了当时中专学校特有的一大景观。从背后看他们的身影，就是一群湿毛的嫩鸡仔，虽然是光不溜溜的，但自有一股生命的张力，叫人好生艳羡。

青春，区区严寒是挡不住的。它有时会处在恶劣环境中，反而绽放出原始、纯粹的生命动力之花。

环境造就人才。三年冬天的冷水浴淋下来，男生瓮声瓮气说话，鼻腔堵塞的现象，还真是少之又少。三年冷水浴下来，很少男生有患重感冒的。

时至今日，与冷水浴睽违多年。想起彼时情景，不禁让人热血沸腾。而我等，早已没有了当年天寒地冻我不怕的气势和英勇。

逝者如斯夫。